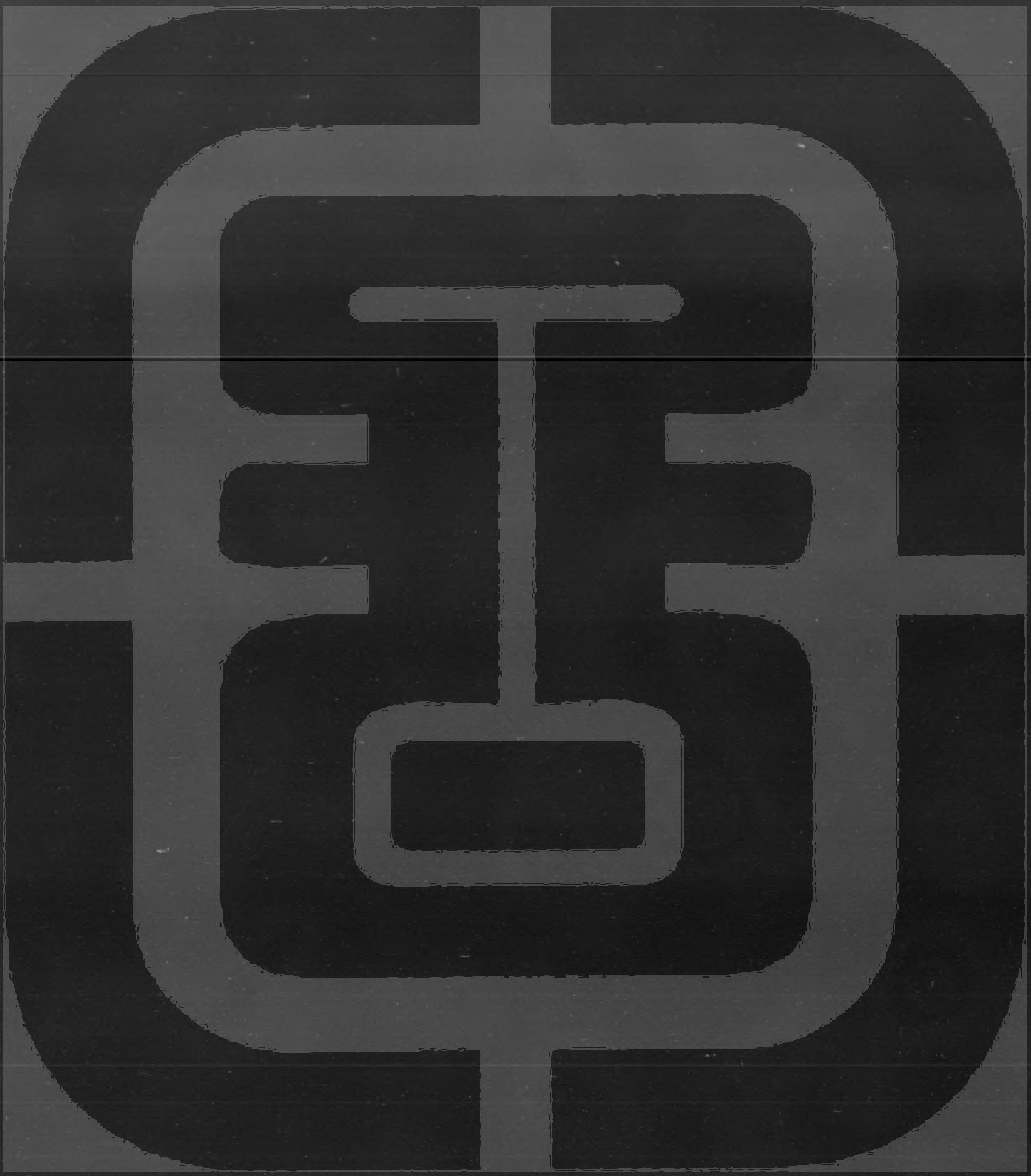


孔聖家語圖卷之八

觀鄉射第二十八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郊特牲無禮字也）何以射（謂何能容比於禮而又不失樂之節）何以聽（謂何能節於樂而又不失其容乎皆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正諸成切）鵠者其惟賢者乎（正鵠所射之的）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辭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求飲不中者也）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飲彼則已不飲故曰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不敢當養讓之道也）是

志

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弧之義也（男子初生則縣弧於門明必有射事而未能令辭以疾而未能則猶存縣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矍相地名○矍厥縛切相息亮切）之圃蓋（合也）觀者如堵墻焉（言圍繞而觀之者衆也）射至於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正為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延進也誓衆選賢而進其来觀射之人也）歆奔軍之將（奔一作賁與僨同覆敗也）亡國之大夫（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羊茹切）為人後者（人固有後而又為之後故曰與）不得入（入乃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衆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得入也奔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忠不孝之人惡之大者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記有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揚觶而語（王曰先行射鄉飲酒禮主人揚觶記疏亦曰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二說似於射義未協按儀禮司射請射賓子弟納射器後有司馬延射升二人揚觶二儀節其語辭並與此同則孔子所行乃古射禮也）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記有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延射舉忠孝大端揚觶則愈寡矣）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速召也）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

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所景切）矣（介所以輔主也）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酌賓曰獻答主人曰酢又答賓曰酬介酢而不酬衆賓飲而不酢降殺之等也）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篇歌一終則主人乃酌以獻工焉）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笙者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一終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間歌三終（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工歌魚麗笙由庚工歌南有嘉魚笙崇丘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闋（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繁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賓以樂備而降言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欲去將行旅酬之事乃使一人揚觶立相禮者為司正以主威儀防惰容也）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賓酬主以下行旅酬也未歌之前及介而省衆賓不酢以明降殺至旅酬則雖條洗之賤亦以齒序而弟長之無遺矣）降說（說音脫）屨升坐脩（舉也）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莫（莫故切）不廢夕（王曰旰晨飲早晡也記註朝以聽政夕以脩令良是）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遂猶申也）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前此未徹俎立而行禮至此乃屨升坐而燕也舉爵雖無算而不廢朝夕之政令禮畢送賓而終申節文之禮則安燕而不亂矣）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群神而祀之也○蜡助駕切）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亂也）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者民皆勤苦稼穡言百日者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為樂之見君子之澤也）張而不弛（解也周禮作施）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上古五帝三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故以配上帝（萬物皆天之所

生而人則祖之所生祖與天皆吾有生之本始安可不知報之反之故郊祀其所出之祖以配上帝）天垂象（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以冬至日長故迎而祭之）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天尊而不可主以事有祀必有配而天象莫大乎日月故主日而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祈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也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說者不知推經禮指歸而妄為之說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

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封土也兆丘於南謂之圜丘兆之於南郊也然郊之名有三封為圜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圜丘圜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也說者謂南郊與圜丘異則是詩易尚書謂圜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圜丘皆虛罔之言不通典制此王肅鄭氏之說而以圜丘泰壇一物而兩名也按通考陳氏禮書則以南郊之丘圜而高者為圜丘所以象天之自然祭以自然之丘以致敬也南郊為壇以燔柴為泰壇燔以人為之壇以盡文也而以祭地之方澤瘞埋之泰折推之則燔柴瘞埋必與丘澤為二處而丘與壇非一物也）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角如繭栗犢也滌牢中清除之聽也不在滌三月不可為帝牛故稷牛亦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即以稷牛代之其稷牛臨時別取不必三月故云惟具○滌杜曆切）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人鬼謂后稷也）牲用騂尚赤也（騂赤色周尚赤按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天陽亦一象也）用犢貴誠也（誠一作神謂神完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按禮器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謂正祭在圜丘之地不在泰壇壇乃人為以盡文則非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牲（陶本於埴匏取其圓埴粘土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

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於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郊大事不敢專先告于祖廟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作灼龜兆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擇宮擇賢宮也王既受命于祖廟而上已吉又至澤宮使有司誓勑祭禮典章而親聽之）受教諫之義也（誓命祖教也使有司申勑之受諫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庫門在雉門之外王自澤宮至庫門之內有司

（獻王之誓命以申勑與祭之百官所以命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皮弁視朝之服報當祭之候未服祭服而聽報亦以朝服臨之）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記掃清路（郊特牲作反道即清路之義言反新土于上也記似凡泛有三音遍也）行者必止（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也特牲有鄉為田燭四字具燎以照路也）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通結喪者不哭以下言不令而行民化嚴上之教也）天子大裘以黼之（按周禮王祀天被龍衮以襲裘以有象天之文故彼之道路至泰壇而後脱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按虞書天子五輅此素車疑木輅也而書圖王輅太常之制以專其祭祀則此當為王輅）旂十有二旒（書作旂）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旂太常也縿用正幅屬十二斿斿旂之末垂者背畫交龍三辰之文法大法天象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積柴泰壇加牲玉燎之以達氣）戴冕璪（按說文璪玉飾也以五采玉爲之而貫以五采絲繩記作藻盖言采絲繩也○璪子皓切）則天數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祀小禮）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祫祭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祭五帝）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祭天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學詩能言而言不足以盡祭禮之意其義深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夫（猶常人也）之為姦邪竊盜靡（滅也）法妄行者生

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即生時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君臣之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

以申固之（申令以固其教）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飾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飾喪祭之禮有犯弒上之獄者則飾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飾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飾昏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夫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議也）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直指）

（其罪而正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按誼傳作大譴大訶譴謫也訶怒也）聞而譴發（罪聞於上而譴責發露之也按誼傳作聞譴訶則是大夫聞上之譴訶而與下文聞命自弛自裁之義同良是）則白冠氂纓（氂氂牛尾毛之強曲者也）盤水加劍（明君法平而已當自刎也）造乎闕（誼傳作造請室）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按誼傳加當作行謂係引而行也其下又有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君不使人頸盩而加之也二十字此蓋闕中罪一節而誤也弛廢也頸盩師古曰以綬盩其頸而加刀鋸則又甚於執縛係引矣）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引誼傳作抑捽持其髮抑按之則又甚於頸盩矣）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也充用也）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跪拜也避去委切也）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任刑則政廢也）無所用刑（政善則刑錯也）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刑設而不用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顓顓制也）五

刑必即天倫（即就也謂合天意也）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福也）刑侀也侀成也（侀與形同言不可變）壹成而不更故君子盡心焉（人命至重惟刑不可更故君子所必慎也）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王曰尤過也麗附也有過而罰之必以事相當不由其心也○一說有罪過當誅使罰與事相附麗乃刑當其罪孔子以下明麗事而不由其心也）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王曰簡誠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一說當決之罪三訊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無簡覈之實則不聽決也）附從輕赦從重（王曰附人之罪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一說不聽者難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使不失入可疑出而赦其罪則從重使不失出即前輕無赦之意）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比猶例也因其罪之大小各以其例察而成之惟其公也比毗志切）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言與衆弃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吏獄官吏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古九）

（棘公侯伯子男位馬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定也○宜戟切）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三宥一不識二過失三遺忘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責法令者也）遁名攺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左道亂也）作淫聲（淫逸也惑亂人之聲）造異服（非所常見）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設巧異眩耀人心之器○眩奇也柯開切）行僞而堅（行詐僞而守之堅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賣也余六切）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僞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防侈也）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徹俎而享曰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者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

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與三代之英（秀也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也（逮及見）而有記焉（聞而知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賢能可選即與之習誠信脩親睦不私其有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爲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鰥同）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弃於地不心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爲德惠於人而爲之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户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夫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周王周公由

此而選（言用大道而禮所由出所以為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記有此謂小康四字）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記有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故聖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而比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故也何孟春曰春秋意林謂魯之郊禘非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伯禽受封傳世二十二至魯惠王始有請郊廟之事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時魯

（已得郊則惠公奚用請之按魯史惠隱桓莊閔僖六公相繼而立惠公之四十六秊乃周平王之四十九秊即隱公之元秊隱公四秊初獻六羽爲周桓王之元秊至僖公魯頌有稱美郊祀之事僖公元秊爲周惠王十八秊去成王益遠矣要之郊禘之事惠公之得請在平王之末秊隱公攝位而改正之桓莊之後僖公復僭用之詩與春秋乃孔子之所刪定良可考也何孟春歷引魯頌君陳春秋以明成王無首壞周公禮樂之事三經之語宜皆不繆也）杞之郊也禹（杞夏后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今杞郊禹郊禹與廟制不同此以周公所制言也）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禹契所行之事杞宋得守而行之）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魯本難同於杞宋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矣也如作耶）諸侯祭社稷（記上有天子祭天地句）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祥也）令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按周禮太宗伯詔相王之大禮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相而行之）是謂幽國（幽敝於禮）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醆殷曰斝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侈之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祭服按禮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服歸設奠復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兵車帶說）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家臣不能具官無田不能為祭器今皆不假按周禮大夫不用樂君賜乃有之）是爲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秊之喪與新有婚者朞不使也（君不使之所以使服色順人情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不居喪於家是以君朝爲家也與僕並列於朝是與家臣同朝也）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子孫有功者封侯餘分以畿內之田諸侯子孫命為卿大夫其餘有功德者亦賜采地大夫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以采地之祿）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天子臨諸侯將舍其宗廟必先告其鬼神以將入不以天子而慢人之宗廟禮也不以禮籍入是自壞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謔戲）夫禮者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儐（擯同）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刑悛則民無耻）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一作事不修職也）民不歸是謂疵

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於人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命降於社之謂教地（所謂因地之利教作殺即效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彌近彌親彌遠彌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興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其能為人事之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其指天地鬼神下同）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法其所存此禮之所以序也常法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記作正）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言在人君先正其身也）君者人所明（記作）

（則）非明（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則）人則有過（失其師教之責）故養人則不足（時君失政不能給其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舍也下同）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者其死宗廟者權變爲之也變一作辯言得其正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不待測度自知其必有此七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肰後爲之何謂

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有常度得失以之）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山澤通氣）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五行一陰陽分王於四時）

（四時布四氣而温涼寒暑各應其候言十二月而歲成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滿十五日缺也言三十日而月成也）五行之動共（記作迭）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用事者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律陰陽各六也管候氣之管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以用事者為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五色青赤白黑黃并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春青夏赤之類主其時之一色而間雜成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人於天地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之藏最聖）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作為則法）必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天地爲本則萬物苞在於其中）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淑慝之情）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功（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奥也（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之害正猶去莠之害苗人知向道之方如知室之有奥也）四靈以爲畜故

息

飲食有由也（四靈鳥獸之長其屬因四靈而至故飲食可由之而用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淰（驚散也式荏切）鳳以爲畜而鳥不獝（飛去也呼決切）麟以爲畜而獸不狘（驚走也呼決切）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瘞謂祭祀之瘞繒謂若繒封太山之繒贈也宣謂播宣揚之也）設制度（禮器）祝嘏辭說（禮文）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按五祀者戶竈中霤門行也春戶以木夏竈以火中霤以土秋門以金冬行以

委

水各本其所用事之神而祀之也饗帝以下五者乃達下之義）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五更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蓍瞽侑（瞽樂師也）（以辨樂侑四輔也以贊儀）皆在左右王中（向居其中也）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後五者君之自防以率下也）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即上文制度之差等如天子以下以）（次降殺至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也）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禮之藏一曰府）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爲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謂職分也言禮之職分皆從天而至也）協

信

於分藝（藝者理也藝上記有禮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十六字疏云即申前章本於天地以至功有藝之意良是）其居於人也曰養（王曰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按疏養作義而養下記有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二十七字而以冠昏以下八者爲禮以貨力以下四者爲義以終前章義脩禮藏之意）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竇所以通達）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糵也（糵牙米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事理之宜）仁之節（心之則）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全體也）順（百順也）之體（質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

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滯積也委粉切）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間（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序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長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保合而不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及溉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道者也）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秊德（男女之秊賢否之德）用民必順（說以使民）皆所順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謂石中象形之類如圭璧璜玦之象）河出龍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郊棷（藪同）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八

孔聖家語圖卷之九

冠頌第三十三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邾隱公既即位（邾今兗州鄒城地隱公名益定公十三年即位）將冠（禮男子二十加冠於首也）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世子諸侯之適子也）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醮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户牖之間）加其有成（於阼階而期之以主於客位而崇之以賓是加禮於其有成之人也）三加彌尊（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導喻其志（冠三加而彌尊所以導引之使喻知益大其志以求稱也考之冠禮不特冠彌尊而衣屨亦莫不然祝辭醮辭皆有進焉無非以導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者

（童子雖貴亦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與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有德乃有位也）故也行冠事必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祼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享祭獻先君將行禮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鍾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恠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主喪已重於任成人之服矣）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是時邾君已先為冠具矣有疑而後因懿子而問焉懿子聞夫子之言而謂邾君之冠非禮也以其不知夫子之所言也一作乎字）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邾君之冠非禮也是即夏之末造也當時諸侯之有冠禮其必異於夫子所言如世子之冠者矣）天子冠者（因論諸侯冠而上及天子之事）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曰歲有十三武王崩元年六月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祖廟）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得民之心也）遠於年（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天子龍衮故曰衮職）

（王職也）欽若昊天（欽敬若順詩昊天有成命）六合是（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也）率爾祖考（脩文武之道）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此以下至乘馬皆言賓禮）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儀禮曰醴賓以一獻之禮）既醴降自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階也）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韠蔽膝也朝服素韠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之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說見前）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古之有緌也緌冠之飾也）今則冠而敝之可也（冠而棄之言不復用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者也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句）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形制有不同也委貌玄冠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辭毋追猶推也以其形各郊特牲比節在周弁殷冔夏收前）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名彌牟）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公子郢襄公靈公也）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有王者作）分地建國置都立邑（分建置立有大有小）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惟建置有大小尊卑之分故設祭有親疏多少之數自天下有王至此見記祭法）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為昭右為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也）曰太廟（太蓋統七廟言之）有一壇有一墠（七廟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墠）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考廟（始祖）皆月祭之（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故此五廟每月一祭）遠廟爲祧有二祧（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祧即昭穆已遞遷者其主古制藏於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藏於文世室昭之祧於武世室）享嘗乃止（昭穆已祧之主不以月祭但以四時祭之）去祧爲壇（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而祭之於壇）去壇爲墠（不得於壇受祭而祭之於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於壇墠必須有祈禱之事不然亦不祭也）去墠爲鬼（去墠則祈禱亦所不及故但曰鬼而已）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曰祖考廟（蓋統五廟言之）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月祭三廟降於天子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四時祭之）去祖爲壇去壇爲墠（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祖而祭之於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墠也）壇墠有禱焉祭

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始爵者也）曰皇考廟（蓋統三廟言之）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始爵者爲曾祖則爲皇考廟始爵者爲高祖以上則爲始祖廟）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祖爲壇）去壇爲鬼（已上記王制祭法大抵同王制祭法中竊疑是此分析而互載之而此一節祭法作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與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不相入以禮意推之家語爲是）適士（上士也）二廟曰王考廟（蓋統二廟言之）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天子上中下士及諸侯之士古皆得立二廟士無封爵但親其祖考而已朱子曰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行得）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祖禰共廟祭之）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居室曰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虞郊以嚳夏以鯀殷以冥周以稷虞禘以黃帝夏亦以黃帝殷以嚳周亦以嚳）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考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自以太祖故也不爲太祖雖在郊禘其廟亦毀據后稷而言殷人郊冥有大功契既爲太祖之廟若復不郊則冥永不與於祀典是以郊冥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周武王是也是二廟自爲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爲

（配祀明堂之名亦可謂不違聖旨寔事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國風召南甘棠之辭）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按史記有十日不進四字）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數○按宗吳淑作教）有間曰已習其數（吳曰教）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謬史作穆王曰謬然深思貌無考）有所睪（一作皇）然高望而遠眺（睪伺視貌眺視也）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黮黑貌○徒感切）頎然長（頎長貌○渠希切）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爲

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中心温柔其舉動不使暴厲加于身）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一作厲温柔之反）微末（居中之反）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一作流泉）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周賔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誡之久何也（武謂周武備誡擊鼓警衆也）對曰病不得其衆（病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故也）詠嘆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歌遲之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言汲汲歆及此安民和衆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厲病也備誡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對曰及時事（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也（坐跪也言非武人坐也）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歆淫貪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爲天下除殘賊非苟貪商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已上皆孔子問而賔牟賈荅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賔牟

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則既聞命矣（謂孔子是其言也）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綴舞列也朱劣切）何也子曰居吾語尒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爲樂）揔干（楯也）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山立不動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此坐非作跪）周召之治也（武亂武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彊（言南國以爲彊界）五成而分俠（竝也○古洽切）周公左召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六成爲武之節解也）衆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挾記竹夾夾武王會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分郟而進所以事蚤

濟（分驟曰部分也鄭記作夾言所以部分而蚤進者欲事蚤成也○分分問切）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總咨年賈遲久之問）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武王封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儀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或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弛尸紙切）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華胡化切）車

甲則釁（史記作弢記作衅釁同○弢他刀切）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弓衣也）將率之士（率記作帥）使爲諸侯命之曰鞬（居言切）櫜（盛矢器也言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鞬櫜也○按記疏則當云倒載干戈而包以虎皮命之曰鞬櫜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則文理乃順○櫜始勞切）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脩郊射（郊有學宮可以習禮）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歌以爲節也）裨冕搢（縉同）笏而虎賁之士脫劍（袞冕之屬通謂之裨冕脫劍解劍也○賁符分切）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

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畢以酒漱口以養氣也○酳羊進切）冕而揔干（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大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申言遲久之意）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君子貴于玉賤珉其意何也云）爲玉之寡而珉之多乎（珉石似玉）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玉之溫潤光澤比于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玉之縝密堅栗比于智也）廉而不劌義也（有廉隅而不劌傷比於義也）垂之如墜禮也（佩玉如禮卑讓）叩之其聲清越而長（擊之其音清越不已）其終則詘然樂矣（及其聲音樂之息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疵也玉之美者曰瑜玉之美惡不相掩比乎忠者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秦誓小戎之辭）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言入其國即知其教）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爲人溫良篤厚者乃詩人之教使然）疏通知遠書教也（其爲人疏通達者乃書教使然）廣博易良樂教也（其人該博平易者乃樂教使然）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

秋教也（其人屬辭比事者春秋教使然）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則近于愚）書之失誣（知遠之失則近于誣）樂之失奢（廣博之失則近于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則近于賊害）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温良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䟽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净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天之四時風雨霜露以生殺物者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地載一元之氣雷霆流布成萬物之形者亦無非造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清明之德在身則其志氣如神也）有物将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将来必有其兆朕）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按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聖人之教發於詩書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愚誣奢賊煩亂者猶天地之無全功也）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大雅嵩高之辭也王曰岳降神靈和氣生申甫之大賢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也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四國於蕃四方於宣（言能蕃屏四國宣王之德化於天下也）此文武之德也（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爲先王良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矢陳也協和也）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二詩大雅江漢之辭本召穆公美周宣王而作與此註少異大抵皆發明聖人德教之意）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之辭）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以其憂民切故知幾神也）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皆自然之致即下文無體無聲之意）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視則明全傾聽則聰審然且不得見聞則惟其志氣之充塞而已）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辭言文武夙夜恭勤以肇基天命務行寬靜之政而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逮詩作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此邶風柏舟之辭棣盛也選擇也）凡民有喪扶伏（詩作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此邶風谷風之辭也言救人之禍不以服屬之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女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

施及萬邦（此上二起疑闕其三按記五起無聲之樂由氣志不遠以至既得以至既從由既從以至日聞由日聞以至既起無體之禮由威儀遲遲以至翼翼由翼翼以至和同由和同以至日就月將由就將以至施及四海無服之喪由內恕孔悲以至施及四國由四國以至萬邦由萬邦以至純德由純德以至施於子孫皆以漸而至於充積之盛此五起之義也）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此以三無私合前二節爲五也據正文又奉二字而下文子夏亦爲更端則當不在五起之列更詳之）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遠至于湯齊（言天心未嘗去商至湯而後與天心齊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祇（湯之威德昭明編至化行寬舒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於九圍（天命湯爲法於九州以爲天下王也）是湯之德也（此以商頌長發之辭言湯之德以明奉三無私之義記復舉天地之無私以明湯德之同天又引大雅嵩高江漢之詩以言文武之德之無私以足聖人奉三無私之意宜參記觀之其義始盡）子夏蹶然（喜躍之貌）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丈夫處富貴之地以道濟物不爲身也）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居貧賤而不屈節以求伸於道也）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不足論人之地位）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夫子言人之行己必期於顯達也）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其身可屈則屈可伸則伸視時

（之何如爾也）故屈節者可以有待（待人之知巳也）求伸者所以及時（欲伸其道者當及時而伸）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雖受屈于人不毀其素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及其得志所行皆合乎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夫子在衛聞齊人田常專政有無君之心）而憚鮑管（鮑氏管氏齊之卿大夫田常畏之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遂欲移齊國兵以伐魯國）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子會合衆弟子與言其事者也）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公孫龍也）請往又弗許三子退爲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爲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吳王夫差時）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段以新士選（選練）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

封而三不成者（事無考）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是特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史作臣驕）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隙也）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使主孤立而已得專制其國）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私有之）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頓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名勾踐）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爲齊聽用）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存之國繼絕世）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苦其約小）

（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吳越春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立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不窮約）救魯（不絕世）伐齊威加晉國（不避難不失時）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曰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勾踐父允常）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問計安所出）子貢曰吳王爲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音朔）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按越絕書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嚭吳王佞臣也○嚭普鄙切）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佐之伐齊）以徼射（徼激也結堯反射厭斁也夷反）益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

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若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二十四兩爲鎰）劒一良矛二（矛建於兵車長丈二吳越春秋作馬）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晉定公名午）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音促）兵不先辨（辨幹集也）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休

兵脩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封丘縣南黃亭近濟水）吳晉爭疆（左傳哀公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將盟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乃先晉人也）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潛師曰襲）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左傳黃池之會無晉擊吳敗吳師事是年越入吳歸與越平越末滅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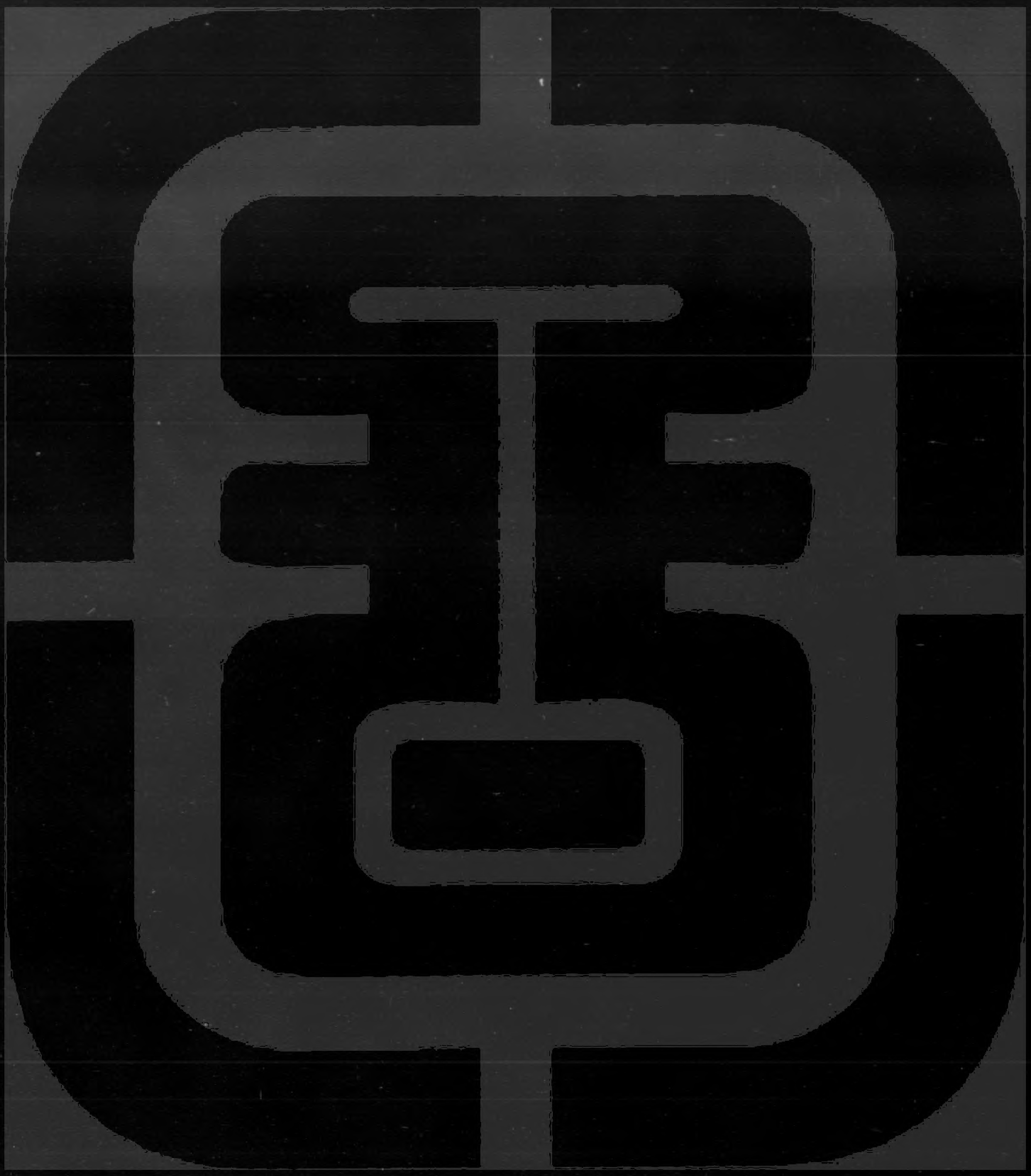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則非孔子所及言明矣而子貢使齊之事亦不經見惟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歟吾從其理之可信者耳）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

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傳麗著也）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逮行將及也）于麥季孫（康子名肥）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傷也○初莊切）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

衣衣（上如字下於既切）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爲于位反）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鱄鯉魚懷姙者○除留切）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鱦以證切）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暗同）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且也）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谷風之辭）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忍與反）手之卷然（卷好貌逵員反）○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九